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三二

培林堂文集十四卷（存卷一至卷十二） 徐秉義 撰

一

續學堂文鈔六卷首一卷續學堂詩鈔四卷首一卷 梅文鼎 撰

二四七

香膽詞一卷 萬 樹 撰

四三七

聊園詩畧十三卷（前集七卷後集六卷）附補遺一卷聊園詩畧續集一卷

聊園文集一卷 孔貞瑄 撰

四四三

培林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

河圖洛書說

洛書說

先天圖說

伊川易傳說

朱子本義說

古文尚書說

詩小序說

培林堂 集卷之

春秋三傳說

春秋胡傳說

周禮說三篇

儀禮辨

儀禮經傳通解說

人心道心解

格物說

心性情說

全體大用說

五行生克說

洪範庶徵說

棊裕說

月令日躔

三正說

秦用夏正由呂不韋

商政改月改時

古曆分至不繫時

書朱子太極圖說後

培林堂 集卷之

卷之二

通鑑綱目說

二十一史論

御試宋高宗父母之讐終身下雪論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論

微子不奔周辨

石鼓文辨

樂章議

通鑑載事差年月

九江

三江

卷之三

擬貞觀政要序

田間易學序

禹貢雖指序

廣理學備考序

孝經集註序

花司業道德經注序

培林堂集卷之

經學識餘自序

網鑑會編序

崑山殉難錄序

明末忠烈紀實事

重刊高子遺書序

黃忠端公文集序

李文襄公文集序

姚端恪公文集序

南雷文定序

介先生遺詩序

紹蘭集序

王素巖入楚詩序

盛誠齋山中集序

築雲樓詩序

梁仙來遊洛中詩序

素心堂遺稿序

問齋杜意序

太倉州學正劉君贈行詩序

培林堂集卷之

牟氏家傳序

蔣氏新修家譜序

湓濱蔣氏族譜序

趙給諫疊韻十律序

陳椒峰文集序

沈詩集序

劉簡齋文集序

同善錄序

曹凝菴家訓序

衡恆錄序

許升年雜錄序

琴譜指法序

醫說序

證治彙補序

卜筮

崑山縣清丈事略

卷之四

浙蘭墨選序

培林堂 集卷之

浙蘭行書序

己未房稿錄真序

甲子卿墨序

壬午科鄉試順天錄序

京蘭鄉墨序

庚辰科武舉會試錄序

陳介眉行卷序

方若韓行卷序

許時菴行卷序

沈慶汪行卷序

三陳行卷合刻序

尤慧珠行卷序

余吳野厯科墨選序

徐存菴嶺雲編序

十二大家文選序

姜西溟制藝序

趙二今制藝序

支智蕪制藝序

培林堂 集卷之

李耘滄稿序

曾留耕雪燈草序

卷之五

送巡撫湯公入為禮部尚書兼少詹事序

黃黎州先生壽序

方伯柴秩于壽序

少宗伯致仕額公七十壽序

馬先生壽文

顧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朱太孺人六十壽序

葉母七十壽序

馬母凌孺人七十壽序

胡母曹太宜人九十壽序

孟母王太夫人八十壽序

李母葉太孺人六十壽序

亳州顏母王夫人壽序

旌表何節母陶太君頌言序

祭河南督學御史蔣公文

培林堂 集卷之

祭黃黎州先生文

祭王母朱太孺人文

卷之六

內府藏書記

寄齊藏書記

李映碧先生祠堂記

昭武將軍迎大駕記

致介舉人書

答閻百詩書

與仇滄柱編脩書

與巡撫王純嘏書

卷之七

張氏名臣遺像跋

熊先生學統跋

書廣信郡丞胡公傳後

跋立齋弟感蝗賦後

書伯兄禹城行詩後

又跋迷歸賦後

培林堂 集卷之

岳氏族譜跋

王存菴先生四書講義跋

朱雪鴻南越紀行跋

孫樹峰書十字文跋

宮定山四蹟圖跋

馮次公易解題辭

晉袁忠介公彙考錄題辭

陽山篇跋

先外祖母何孺人詩詞題跋

卷之八

禮部尚書管刑部侍郎事葉公墓誌銘

禮科給事中前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

編修馮君墓誌銘

前明南昌府通判胡公墓誌銘

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介公墓誌銘

河曲知縣馬公墓誌銘

孝廉張君墓誌銘

殉難永新縣令焦君合葬墓誌銘

培林堂集卷之

趙公墓誌銘

項孺人墓誌銘

江南提督學政翰林院侍講李公德政碑文

卷之九

建文皇帝本紀

明太祖起事實跡標記

卷之十

副使黃卷傳

戶部員外張緒傳

光祿卿屠義英傳

大學士余有丁傳

大學士許國傳

太常寺卿徐用檢傳

尚寶司卿徐貞明傳

工部尚書馮從吾傳

大理寺卿曾乾亨傳

大理寺丞章嘉禎傳

光祿寺丞王德新傳

培林堂集卷之

太常寺卿余寅傳

吏部員外王就學傳

編修劉綱傳

祭酒陶望齡傳

卷之十一

太常寺卿姜志禮傳

太僕寺卿劉憲寵傳

太僕寺卿馬孟禎傳

雷州府同知徐學周傳

知縣陳應武傳

文靜先生傳

右春坊右中允袁君佑傳

太璞山人傳

周貞茲先生傳

姚母傳

馬節婦周氏傳

徐孺人傳

華山鑒公禪師傳

培林堂 集卷之

五臺山僧事

朱西瑄先生遺事

題梅桐崖山居小像

先室馬夫人行略

側室陸氏事略

卷之十二

恭擬

大清昭陵神功聖德碑文

恭擬

大清福陵神功聖德碑文

裕親王碑文

多羅郡王冊文

大學士謚文定李天馥碑文

兵部尚書總督河道謚襄勤于成龍碑文

追封固山貝子杜倫碑文

勇畧將軍謚襄忠趙良棟碑文

施琅碑文

王萬祥碑文

培林堂 集卷之

貴妃佟氏冊文

諭祭保聖夫人文

諭祭趙良棟文三道

諭祭大學士李謚文定文

諭祭振武將軍太子太保孫思克文三道

諭祭大將軍費揚古文三道

卷之十三

西苑賜宴觀荷賦

南郊賦

南苑賦

帝京賦

瀛臺賦

保和殿賦

雪賦

東征凱旋賦有序

聖武蕩平賦有序

皇太后萬壽無疆賦并序

南巡聖德頌有序

培林堂集卷之

平滇頌有序

北征蕩平頌

經筵頌

析穀頌

聖壽無疆頌有序

勤政箴

崇儉銘

演連珠二十首

乞休疏

重刊性理大全文獻通考謝表

擬進孝經衍義表

南巡謝恩表

卷之十四

擬唐授裴度彰義軍節度使制

擬唐授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制

歷代兵制孰善策

駁將策

擬上激勵將士諭

培林堂集卷之

康熙癸丑科會試對策五道

康熙乙卯科浙江策問五道

康熙庚辰科武會試策問五道

康熙壬午科順天策問五道

浙江鄉試主考條約六則

培林堂文集卷之一

崑山徐秉義果亭

河圖洛書說

河圖洛書先儒之說備矣河圖之名見於尚書論語而易大傳兼及洛書此皆聖人之言垂諸經典世或疑河圖洛書為無有者妄也然自秦火以後古書多不傳而圖尤甚何也書猶可以口誦流行而圖則一失其本不可復知也周為秦所滅河圖必歸於秦項羽入咸陽燒秦宮室府庫河圖益亡於此時故西漢

培林堂文集卷之一

諸儒莫有能道其詳者孔安國以河圖為八卦其謬顯然劉歆云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優於孔矣而圖之所以為圖歟終不能言其狀洛書則以九疇之目六十五字當之則書為文字而異於圖矣鄭康成取緯書之說云河圖九卷洛書六卷是圖亦為文字尤不足信自兩漢以迄隋唐儒者之言圖書如是焉而已未聞有若今所傳奇偶白黑四正四隅之狀者也自宋隱士陳搏出二圖以授人而河圖洛書遂盛於天下矣劉牧之學言出自希夷以九為圖十為書而

培林堂文集卷之一

蔡元定一反之以十為圖九為書朱子遂用其說作易學啟蒙原蔡氏之意圖出伏羲時而五十五數見於易大傳其為十數無疑書出大禹時禹因行為九疇則書非九數而何其說似有根據然自朱子論定以後諸儒仍有從劉牧者夫圖之或九或十書之或十或九且莫能決其是非而況於精微之義乎哉孔子言伏羲作易之由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不言圖書及其言圖書也則先之以神物垂象變化然則聖人之所則者圖書其一端耳宋儒專重圖書若聖人非此不能作易又若學者舍此無可言易噫亦過矣故蒙屬蔡氏起草以本圖書為第一義朱子復取二圖以冠本義之卷首天下後世宗之然未義惟於天一地二章略存其說而六十四卦中無片言隻字涉於圖書非不欲言也誠無所用其言也某以為易未作則八卦之理寓於圖書易既作則圖書之蘊宣於八卦是故學易之法莫詳於大傳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

其辭易之所以為易者象與辭而已象即卦之二體辭則象爻之繫是也孔子毀年學易豈舍觀象玩辭而別有可以寡過者哉微獨孔子文王拘羑里而繫象周公被流言而繫爻以明處憂患之道亦不過設卦觀象焉耳未必取圖書而一一推究之也諸儒河洛之說縱令不詭於聖人而要非學易之先務學者但當以象辭為急而圖書之神妙置焉可也

培林堂文集卷之一

洛書說

洛書之為洪範也自孔安國始言之其後劉向劉歆班固鄭康成之徒皆謂河圖授伏羲以畫八卦洛書錫禹以衍九疇宋儒因其說未嘗有異獨劉牧引易大傳謂河圖洛書皆出於羲皇之世明王禕又從而極言之以為洪範者禹之所自叙非洛書也然而後之學者宜將何從夫學者之信後儒不如信聖人考圖書所出之時不若考圖書中自有之象與數聖人之所取乎圖書者非為其數之九與十也謂其具陰

培林堂文集卷之一

陽之儀備五行之用自然而然理無不寓是以聖人則之今河圖之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宋儒之圖也洛書之四正四維環拱一五者亦宋儒之圖也圖以明陰陽生成之合書以明陰陽奇偶之分圖體圖而用方書體方而用圓以宋儒之說也圖之左旋主於生書之右轉主於克圖則內者為主外者為輔書則正者為尊側者為卑此又宋儒之說也圖與書之象數如是謂二者皆聖人則之以作易如程子見龜亦可作八卦數起於圖書中夫豈過乎至以洪範配

洛書則五行五事以至五福六極其分屬方隅黑白之故有說乎無說乎其能如河圖之五行八卦自然而合乎洛書之數九無當於洪範之疇九以九不待辨而自明者也且洪範一篇無一語及於洛書而大傳所言河出圖洛出書乃與神物變化吉凶連類而並舉其為作易之本也明甚箕子孔子之言不之信而顧信後儒之說可乎或曰天以洛書錫禹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乃其所叙者則治天下之大道正不必斤斤配屬以求合於洛書也蓋聖人因端而作神

培林堂文集卷之一

明變通有如此者曰若是則非徒洪範九疇也舉聖人之制作如經地九州治田九井命官九品任民九職以至兵刑禮樂凡有取乎九者何一非洛書之數與何獨以疇教之九而謂天以洛書錫禹與聖人之心神化不測即無圖書易亦自作乃圖書出而陰陽五行之理燦然具列可以成變化行鬼神則聖人作易愈為有據固非若洪範之於洛書僅取其名數之九已也故謂禹之九疇有取乎洛書之數則可若謂天欲錫禹洪範而特以龜文示之如孔安國諸儒之

說則斷乎其未可也或曰漢儒之說朱子且從之矣然則朱子非與曰朱子固未嘗截然以書為範而無與於易也其說謂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各居其所蓋主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又謂洛書中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象其答袁機仲書又言大衍之數參乎圖書之數自然契合不假安排易之兼取乎圖書也朱子固已言之其復云九疇者則猶因仍舊說而未經釐正焉耳程子

培林堂文集卷之一

嘗曰聖人見河圖洛書以畫八卦則漢儒演疇之說程子已弗之信劉牧所云又何可廢與乃蔡九峰以神禹範數不傳授皇極內篇令觀其書自成一家言可也以為洪範亦非也其吉凶災祥休咎之占未足以盡疇而其所云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者亦未足以配易也嗚呼學者於六經之旨亦惟於可據者信之其不可據者又豈能一一強為之說與後世學者患大傳之詳言河圖而略於洛書也因謂大傳參伍錯綜即指洛書矣患尚書論語禮運之止言

河圖不及洛書也因謂洛書即天數二十有五之圖已具河圖中矣本不信衍疇之說而其言未免牽合附會則亦未敢謂有合於聖人也是故考圖書者當以聖人之言為準以洛書為洪範非聖人之言闕之可也至於龍馬神龜亦無取焉惟即象數之中以求夫所謂成變化行鬼神者則於河圖洛書思過半矣

培林堂文集卷之一

先天圖說

易分先天後天自宋邵雍始先天謂伏羲後天謂文王也先天橫圖二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是也圓圖一八卦方位是也外圓內方之圖一六十四卦方位是也此圖陳搏以授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淵源可知矣伊川與康節厚善其作易傳不言象數先天之易一字不相雜朱子作本義始有取焉復以其圖題諸卷首於是邵易乃大著然而揆之夫子之所言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說則有不盡

培林堂文集卷之一

合者乾為父坤為母三索而得三男三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者八卦之次序也故曰乾坤其易之門而邵子則曰此特後天之次序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先天之次序一畫為兩儀二畫為四象三畫為八卦其次序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帝出乎震震東方也自震而巽而離而坤而兌而乾而坎以終於艮艮東北方之卦也坎八卦之方位而邵子則曰此特後天之方位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乃先天

之方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兌居東南也議論奇闕誠發前人所未發矣然試以經文輝之乾父坤母一索得震巽再索得坎離三索得艮兌次序顯然而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則未有以見其陽儀之上為乾兌離震陰儀之上為巽坎艮坤也帝出乎震章八方皆有明文而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絕不言方所則未有以見其為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也故雖表章於朱子而後人猶不能無疑焉者以此邵子平生之學得力於先天最深常

培林堂文集卷之一

語人曰吾終日言而不離乎是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蓋其極數知來窺鬼神之秘與推古今之氣運真有造化生心之妙非末學所可思議然自先天之說行學者往往游心於冥然而不以觀象玩辭為急至有謂當從羲皇心地馳騁不可在周孔足下盤旋者流弊至此非易道之不幸歟朱子嘗言孔子之易不可即以為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不可即以為伏羲之易竊謂先天圖者亦邵子之易耳未可即以為四聖人之易當與皇極經世並列各自為

一書而解易則專主夫子之言與漢唐諸儒共信之說斯兩全而無弊矣

培林堂文集卷之一

伊川易傳說

自田何傳易以來兩漢諸儒無不以象數為宗其說專主八卦之廣象正體不足則參之以互體變體又不足則旁及納甲五行世應飛伏之類穿鑿附會有所不免魏王弼一舉而空之專主義理雖難莊老以為言見譏於儒者然其推陷廓清之功亦不可誣也伊川令人先讀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三家皆專主義理故伊川尚之其著易傳亦然嘗語人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

培林堂文集卷之一

義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移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者也則可由辭以觀象此非有得於夫子觀象玩辭之意而能卓然不惑若是乎然而伊川之易學者不可以空言視之也凡日用飲食之細以至君臣父子之大其所心體而力行者無不發揮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古今事變略已備具尹淳謂先生踐履皆易易傳止因而寫成此深於程易之言也易傳既成人或請觀則却之曰此身後

培林堂文集卷之一

之書其篤志精進如明年七十始以授門人且曰所言僅得其七分更望學者體究蓋易道甚大由辭以得其意神而明之不能無待於來茲也朱震項安世皆以宗程易聞震言伊川之學出於濂溪濂溪得之希夷則源流已失其真矣其作集傳好言象數頗雜以穿鑿附會之說殊失伊川本指安世讀程易三十年始著玩辭而無一語與伊川同故其自序曰世之君子以易傳之理觀吾書則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程氏以易傳之文觀吾書則恐有西河疑女之誦善

朱子本義說

易家自秦漢以來考象數者涉於膠滯而不得潔靜精微之要談義理者淪於虛無而不知脩身寡過之方惟伊川易傳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為前此所未有然伊川自謂止得七分朱子言義理雖精而象數則闕且與聖人作易之指不相合此本義所為作也大傳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以卜筮者尚其占其言揲著求卦之法甚詳易本為卜筮而作明矣是以卦爻之

培林堂文集卷之一

辭不專主一事而包含假託以為之說使天下之決疑者隨其所扣而受命如響此其所以稱至神也苟專主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止三百八十四事而天下之故其遺於易之外者多矣又何以極數知來定吉凶而成虛疊也哉程易推論太廣如因黃裳元吉而申女媧武聖之戒因小負大負而援魯昭曹髦之事因君子豹變而發為自暴自棄之論因君子得與而發為匪風下衆之思是也凡此類非不有裨於世數而去此卦此爻之旨則遠矣本義則就卦爻之體

略言大意曰其象如此其占如此而已未嘗有所推論燭籠之喻蓋惟恐言之過詳泥於一端而不足以待天下之虛也其旨深矣而或者曰易為卜筮之書秦人之見也聖人作易夫豈其然不知卜筮之用原不離乎義理子服景伯曰易不可以占險張子厚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程可久曰易以道義配禍福得正而斃焉則吉詭遇而獲禽則凶此皆言依義理以為占也豈若京焦管郭之流徒言禍福而不表諸聖人之大道者哉朱子嘗言他人解易太精更不

培林堂文集卷之一

可入粗某之說雖粗却可以入精然則伊川諸家之易朱子亦未嘗欲盡廢之也引伸觸類正有待於後人耳明初本義與程傳並立於學官中葉獨遵本義蔡清林希元更為之闡發而朱學自此愈明逮其末流俗師競為臆說以亂之本義亦荒不獨程傳束之高閣也朱子從呂氏古易經傳不相雜蓋欲明易為卜筮而作孔子之易不可即以為三聖之易也今世所行本義仍如王弼所定大失朱子之意做宋本而餒之以行是亦朱學之一助云